



愉韻度曲

徐悲鴻與韓幹畫馬

當徐悲鴻的「奔馬」與韓幹《照夜白圖》中的「白馬」隔空對望，一場跨越千年的藝術對話就此展開。他們以不同的筆墨，為中國美術史留下了「馬」的雙重寫照：韓幹定格了盛唐的雍容；徐悲鴻則賦予了馬現代的精神。

他們的創作是其各自時代精神的投射。韓幹身處開元盛世，宮廷御馬是物質豐饒的象徵。他筆下的「馬」，如《照夜白圖》中繫椿的「白馬」，膘肥體壯、靜穆從容，這既符合「以肥為美」的唐代審美，也成為一個鼎盛王朝自信的隱喻。而徐悲鴻的「奔馬」，誕生於民族存亡的抗戰時期。他筆下四蹄騰空的馬，不再是玩物，而是「山河百戰」的象徵，充滿着衝破畫面、奔赴戰場的力量感。

在技法上，兩人的突破同樣具有里程碑意義。韓幹開創「畫肉」技法，以細筆勾勒與皴擦，細膩呈現御馬豐腴的質感與光澤，在傳統「骨法用筆」中融入體積感，為後世水墨寫實奠基。徐悲鴻則融合西方解剖學與中國寫意，創立「寫骨」新範式。他以大寫意潑墨塑形，焦墨勾骨，通過明暗對比強化立體感，飛白技法表現動勢，使馬兼具東方神韻與現代衝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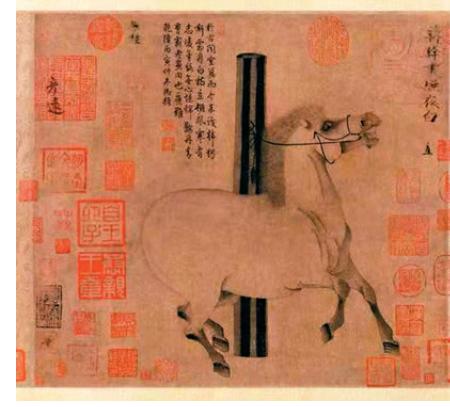
兩者筆下的馬，承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內核。韓幹的御馬靜穆從容，是「太平有象」的象徵，蘊含着儒家「致中和」的理想，與盛唐藝術的整體「靜氣」相通。徐悲鴻

的「奔馬」則是「天行健」的現代詮釋，是獨立精神與民族覺醒的載體，如同激勵民眾的視覺號角。

從韓幹到徐悲鴻，馬的形象演變折射出中國文化基因的傳承與嬗變。韓幹的「肥馬」體現農耕文明下人與自然的和諧；徐悲鴻的「奔馬」則凸顯工業文明時代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一轉變，既是時代的必然，也是藝術的自覺。

他們的藝術路徑也為後世留下寶貴啟示：韓幹「師法自然」的原則，倡導深入生活觀察；徐悲鴻「中西合璧」的理念，開拓了傳統水墨的現代化道路。

在藝術星空下，韓幹與徐悲鴻以馬為媒，完成了一場跨越千年的對話：韓幹說「這是我們的過去」，徐悲鴻答「這是我們的未來」。在這場對話中，中國藝術的生命力，如同那駿馬，永遠在傳承與創新的道路上馳騁不息。



● 韓幹《照夜白》

作者供圖



姚 珂

未來產業

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新年首次集體學習，主題聚焦前瞻布局和發展未來產業。從人類歷史來看，每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會催生一批未來產業，習近平總書記在集體學習中強調：「培育發展未來產業，對於搶佔科技和產業制高點、把握發展主動權，對於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對於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都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最熱的未來產業，無疑是人工智能，將給許多領域帶來的巨大廣泛影響。

記得2024年，諾貝爾獎見證了人工智能的歷史性突破，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都授予AI相關研究。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個科研工具，而是真正改變基礎科學突破的核心驅動力。如今有科學家提出「人工智能生物學」，人類已經從最早

的觀察描述，到拆解生命為分子和信號通路，當前更是來到通過人工智能發現生命湧現與生物智慧的規律。人工智能的算力將會極大提升人類的科學研究速度和深度，為人類健康帶來劃時代的躍進。今年也有分析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融合會帶來讓人耳目一新的成就。

鑑於人工智能這種計算機科學的狂飆突進，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邵逸夫獎前些天宣布，在原有3個獎項類別

天文學、生命科學與醫學以及數學科學

領域以外，再增設第4個獎項類別——

計算機科學獎，以表彰這一變革性領域

的開創性突破。這次是邵逸夫獎自2002

年開創以來首次新增獎項類別。

我覺得此次人工智能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未來產業不僅僅是科技方面，也會包括我們文化藝術方面。首先就是傳統思維的改變，計算機科學從誕生之初，就蘊含着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到了如今人工智能的發展時代，這種跨界融合、創新思考更成為一種趨勢。有了融合和優化，傳統和新興也不是矛盾的，而是成為了相互推動、相互補充的有機整體。

另外就是科技、文化的創新鏈與產業鏈的無縫對接。這其中我覺得第一是要發揮主動性，比如我們文化藝術界，不要覺得科技發展離我們很遠，而是應該積極把文化藝術與科技呈現、科技教育、人類情緒體驗等多方面結合起來，創造新的文化未來產業。事實上，在人工智能時代，文化藝術的感染力將更加加強，而人們對於情緒情感上的共鳴需求也將更高。

第二就是未來產業也需要和地方特點、地方文化結合起來，中國人講「天時地利人和」，文化產業因地制宜，本土創新往往尤為重要。我前一段到北京參加中國文聯十一屆七次全委會，一些代表都提到了文藝獎項如何賦能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話題。比如中國音樂金鐘獎自2019年以來落戶成都，我也曾擔任評委，「獎城融合」，評獎活動對拉動當地的文旅經濟作用很大。香港結合文化特點可以有自己的前瞻定位，並在未來產業發展中發揮自己特色，比如人工智能和文化的結合，香港可探索在這方面打造未來之城。



水過留痕

少爺兵

偏愛喜歡本就是主觀

時裝設計師友人Max相約筆者見面聊天，向我大吐苦水。因為他覺得筆者是位可傾訴的朋友，而他實在是「屈」在心裏太久了，情緒亦受影響，想找人傾訴，紓緩一下心中壓抑的情緒。

Max強調其實很多道理是明解的，可是情緒上希望有人跟他有共鳴……潛台词是有人與他的思維相同自然就可投機。聽完Max的連串苦水，筆者得出的結論是不少事情都是一種主觀思想所致，比如有人喜歡一首歌曲的旋律或歌詞，又或者喜歡一個人都是其眼中的審美觀感，根本沒有對錯之分。

Max指最近經常被同行及朋友認為他在設計上固步自封，迷戀上將內地的各種刺繡用在服裝設計方面，似乎忘記了自身設計的特色。在筆者的認識裏，服裝設計是多以人為本，故才有「度身訂造」之說。更何況設計從來都是不拘一格，而且靈感可以來自不同的氛圍，重要是設計師的感受。不過在某些場合裏也有人覺得無感，絕對不能將自己的思維強加於別人身上，正如筆者的友人始終認為自己的設計是勝同行一籌，筆者聽了何嘗不是對友人的思維感到無語。而在他的理念中，多些設計概念能提供予客人多些選擇，這想法亦是合情合理。其實，因為偏愛也是一種主觀的表現，特別是設計師從來不是困在某些框框之內，胸襟應是能納百川，意謂可接受不同風格的設計才對。

Max亦坦言對高挑身材的演藝人頗為偏愛，如平面模特兒需有身材、有顏值，也是行業的基本要求，若果對方是一位知名度高的人物就最好不過，肯定能對產品的銷售量起一定作用。

其實，誰不為生活追求利益？因下輩子會怎樣亦沒人知道。友人說活在當下是他重視的一環，非他能力所及的一切懶理，事關每一個人這輩子只來這世上一次。



爽姐私語

林爽兒

開心老友記

每一段時

間，我的老友記

說不完的話，周麗娟透露了她的回歸大計，我們從在香港租屋、大灣區老人院、大灣區租屋，講到劉緯民小紅書開播，又在微信網站訪問很多大家關注的人物，特別是演藝圈的台前幕後，最近一次訪問李龍基便有幾十萬的流量。

我問劉公子（因為他經常執得正出現）為何加入小紅書，他告訴我們因為想向「銀髮經濟計劃」進發，為退休而又沒有經濟壓力的一大群族，設計更優質的退休生活。

眼前幾位老朋友，並未因為年齡問題而想太多，總之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好。除了很注重健康生活質素的劉公子、很愛家庭和孫兒的周麗娟，差不多80歲的陸柱石亦非常之醒神、樂觀，和愛妻過着自在的日子。



● (左起)劉緯民、作者、周麗娟和陸柱石四人吃了一頓美味的午餐。作者供圖



路地觀察

湯禎兆

蚩尤九黎城的美麗誤會

於我對「蚩尤故里」的地理想像。重慶彭水作為苗族土家族自治縣，容易讓人聯想到蚩尤部落的歷史活動區域。然而，根據學術研究，蚩尤與九黎的傳說時代約在五千年前，其活動範圍主要位於黃河中下游至長江中游一帶，而彭水所在的武陵山區，實為苗族後世遷徙過程中重要的聚居地，而非上古九黎的核心區域。歷史上，此地並未發現確鑿的蚩尤時代考古遺址。因此，將九黎城視為「歷史現場」，實是一場因地域文化聯想而生的美麗誤會。

誠然，景區內不乏各種國際認證標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世界最大苗族吊腳樓建築群」等紀錄。但若仔細探究，這些榮譽多來自商業認證機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並無關聯，且因其現代新建的本質，未來也幾乎不可能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它不符合遺產評審中關於「歷史原真性」與「物質遺存」的核心要求。

反思這次期待落差，根源或在



百家廊

張維菊

插了梅花便過年

去邑博園看望孫藝毓老師。一進門，就被他家客廳裏的那盆翠竹吸引住了。孫老師介紹，竹是內門竹，來自台灣，幽雅飄逸，有「最美的竹子」之稱。遂往東城花市。

花市在縣城濱河路，東城換乘站東，除了花卉，還有鳥、魚、書畫、奇石。棚區內，幽香陣陣，溫煦如春。哪裏是北方？分明到了杏花春雨的江南了。漫步花叢中，清氣滿懷，人亦如花一般精神抖擻了。花的品類繁多。單是蘭花，就有春蘭、寒蘭、蕙蘭、墨蘭、蝴蝶蘭、石斛蘭、兜蘭、文心蘭等十餘種。

春節將近，前來買花的人也多。「這是銀柳，不是假的哦，真花。那是腰纏萬貫，會從紅豆豆腰間生出新芽來，長成小腰纏萬貫。」店家自豪地向客人介紹着她家的寶貝。正在選花的一位年輕小夥眼神一亮：「照此推算，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那我買一盆，直接就升級成腰纏億貫了！」大家一下子被逗樂了。

兒時跟着母親趕集插花的情景浮上心頭。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我們魯南地區，還沒有形成鮮花市場，種花的少，更別說賣花的了。於平民百姓而言，年集上，花不多的錢，插幾枝花回來，瓶裏罐裏一插，素樸之家，便生出新鮮與明媚來，又喜興、又歡氣。那時候，過年插花成了一種民俗。再不濟的人家，也得鄭重其事地去插兩枝來，像某種心照不宣的約定。當然，花不是真花，是手工做成的油紙花。我盼着趕年集，是因為年集上有想頭兒：花蜜蠟子、小人書和插花。母親挎着竹籃子，牽着我的手，穿過品字形的3個小池塘，沿坡走上西河大橋，再下到老柳參天的河灘集市上。俊庭大爺守在集頭，糞箕上拴着一隻金灑灑的大公雞，他要賣了公雞，再置辦幾樣年貨。「丸子張」家庭叔，早早支起了兩口八印鍋，熱騰騰的香氣冒着，蘿蔔丸子、胡蘿蔔丸子在鍋裏飄着，盛到碗裏，撒上一把芫荽末兒，滴上幾滴香油，那香氣，很勾人藏在肚裏的餓蟲的。

老遠就看到人山人海中，那棵會行走的花樹。說是樹，其實是賣花人扛着的把棍，跟賣糖葫蘆的扛在肩上的一模一樣，上面也同樣纏了稻草，油紙花插在柔軟而又緊緻的稻草上，不容易掉。油紙花不外幾種，牡丹啊、月季啊、荷花啊等等。喜慶的大紅，跟喜蛋顏色一樣的洋紅，漂亮的粉紅，色澤鮮艷。那些花兒，瓣瓣分明，花蕊嬌黃，配上青枝綠葉，汪着油，泛着亮，俊模俊樣。記得花枝最早是竹籤的，後來改成了細鐵絲。你不得不佩服賣花人的手藝，一雙粗糙的大手，卻做出了那麼好看的油紙花，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匠心。上百枝油紙花插滿把棍，一走一霍閃、一走一霍閃，無須吆喝，便吸引了全集市人的目光。母親牽着我的手，擠到花樹跟前，把我抱起來，讓我選花。相中了哪枝，手一指，賣花人就取下哪枝，然後再選。插花得成雙成對，單崩是不行的。那一回，年集上遇着岐古莊的大表叔。他老大不小了，還沒有成家，因為窮。大表叔一見我，搶着為我去插花。母親帶他到家裏，做了幾樣菜，讓他吃了飯，又尋些乾淨的舊衣裳，讓他帶上。

鞭炮聲漸次響開來。嗯，可不？插了

梅花便過年呢！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在香港的郊野常常會看到野生的木瓜。細瘦高直的樣子，雜在灌木叢裏，很不出挑。即便枝梢結了一圈嘟嘟嚙嚙的青木瓜，還是不容易惹人注目。若是女孩子生成這樣，走到哪裏，保準是一身甩不脫的眼珠子印記。若是用鏡子做一條連衣裙，穿走街過巷，裙子上眼珠子疊眼珠子，都能穿成頑果纍纍的葡萄串。

木瓜在北方人眼裏是個稀罕物，不大會吃，只覺得稀奇，咬一口，舌尖發澀，牙縫塞絲，心裏必然悻悻悶着一句，南方的東西果然跟南方的人一樣古怪。

木瓜有兩種，一種在《詩經》裏吟誦過，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另外一種，是番木瓜。帶番字的都是舶來品。比如啤酒就是番老涼茶，還有番石榴。在漢語中，對於外來作物的命名，各朝各代多有不同。兩漢魏晉時期多冠以「胡」字，比如胡桃、胡瓜，宋元明清時多以「番」字前綴，番薯、番茄。到了清末民初，則多用「洋」字，洋蔥、洋白菜。我這裏說的是番木瓜。

初見木瓜是被做成酸嘢的樣子，青皮白肉，切成不規則條塊，浸在一長排特大號的玻璃樽裏，擺在街頭售賣。就是那種車鳴狗吠、人來人往的露天街巷。一同浸着的不只木瓜，還有切成塊的李子、芒果、番石榴、菠蘿、蘿蔔、蓮藕、馬蹄。酸嘢這種吃食，好似只有廣西南寧才有。取時鮮瓜果菜蔬，浸泡在醋、鹽、糖、辣椒等秘製的酸湯裏。不同於各地醃製的酸菜，酸嘢入口先是脆，再是酸，進而甜、苦、辣，一起發作，直衝天靈。簡直是黑暗料理的一股勁流，不是一個「酸」字可以述盡。食酸嘢的，通常都是年輕女孩。當地亦有一句俗語：「英雄難過美人關，美人難過賣酸攤。」很形象。

年輕的時候，恨不得在每個張開的毛孔，都撒上一顆種子，生出一根刺，好讓周遭的目光發出咋舌的光。越能刺激味蕾，越覺得酣暢別致。

逛街的女孩們，幾乎人手一個透明塑料碗，盛得冒尖，撒一點甘梅粉，用竹籤子扎着吃。尤其是夏天，一邊逛街、一邊吃着酸嘢，都騰

不出手來打傘。好在舊城區多騎樓，走在悠長幽長的廊下，既遮陽，又有穿堂風，酸爽去暑。戴望舒的《雨巷》裏，撐着油紙傘，獨自彷徨在寂寥雨巷，結着愁怨的丁香女郎，孤寂清冷，如詩似畫。遠不如散着香汗，吃着酸嘢，說說笑笑，透着爽朗的女兒們，來得鮮活熱烈。女兒們喜歡的東西可能會一直變，但嗜酸的口味，全國統一。螺螄粉、酸辣粉、酸梅湯、酸菜魚、酸豆角，每一樣吃食面前都擠滿青春的擁躉。

待到木瓜通體橙黃，開始長星星點點的褐斑，就成了兩廣人煲糖水常用的食材。倒梨裝的木瓜剖開兩半，挖籽去除瓢絮，燉燕窩、燉牛奶、燉銀耳，又是席間一眾女士所鍾愛。以形補形的傳言，從不曾真正被闢謠。那些曾經清脆爽朗的身影，歷經生活和光陰層層捶撲，豐腴了，鈍感了，也學會了附在從眾的波紋裏，平平穩穩。

前兩日整理東西，忽而想起一位木瓜一樣的朋友，一股久違的酸嘢味在口腔裏漫了上來。時間度化，那股勁爆竟已清新綿長。

反思這次期待落差，根源或在